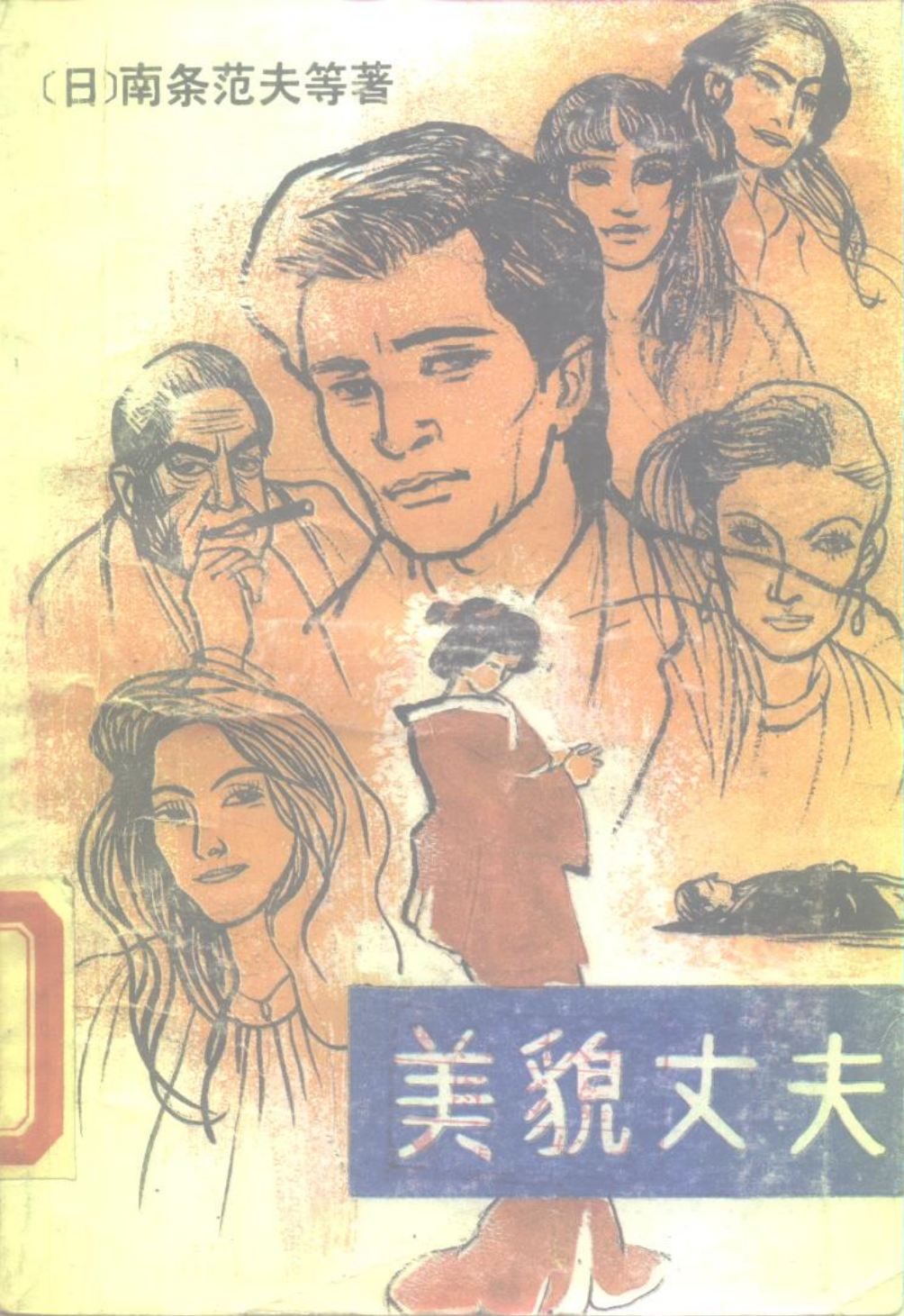


(日)南条范夫等著



美貌丈夫

美 貌 丈 夫

〔日〕南条范夫等著

晋文 晓鸣 译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1987

美貌丈夫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山东省昌乐印刷厂 印刷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9幅插图 172千字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

ISBN 7-5048-0286-7/I·36

定价：2.00 元

目 录

7P79/33

美貌丈夫.....	南条范夫 (1)
多加了几笔.....	土屋隆夫 (30)
本来面目.....	草野唯雄 (50)
逆光的赌注.....	南条范夫 (72)
雾之夜.....	南条范夫 (132)
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.....	石泽英太郎 (168)
死者是谁.....	南条范夫 (193)
自食其果.....	生岛治郎 (215)
复仇.....	小泉喜美子 (233)

美貌丈夫

南条范夫

二月十四日

刚回到家，想不到妹妹贞子也在，因为好久没见面了，见到她我非常高兴。只是贞子与成次紧挨着坐在沙发上，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

尽管她是自己的亲妹妹，我也不希望她太接近我丈夫。两人身子贴得那么近，看着真有点不顺眼。也许是我的醋劲太大了点吧。

说实话，我太迷恋我的丈夫成次了！不过，我倒一点都不认为这是羞耻的事，当初不正是成次那英俊的外貌和温柔的情感使我迷上了他吗？直到现在，我的一颗心还被他的抓得紧紧的。所以，任何人都休想碰他一下。

当我发现贞子与成次相依坐在一起时，脸上非常窘迫，心里十分恼火。贞子见我进来，立刻站了起来。她把两手分别放在我的双肩上，撒娇似地说“姐姐，我要结婚了。”

就这一句话便使我刚进门时的窘迫与恼火陡然变成了喜悦与惊异。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贞子说过类似“我有男朋友啦，”“我正在跟人谈恋爱呢”！这样的话，可就是只听楼

梯响，不见人下来。虽然她也有几个交谊较深的男友，但从未听她说过要和谁结婚。为了她的事我伤透了脑筋。

“噢！这回下了决心了吗？我该向你祝贺。可是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呢”？

“姐姐！你猜猜看！”贞子歪着头顽皮地笑着。她那娇巧玲珑的身体，鲜艳细嫩的皮肤以及匀称秀气的五官，给人一种洋娃娃似的感觉。连我一个女人都为她动心，在一般男人的心目中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“谁都不会料到的人，连我都有点惊异哩！”在我看着贞子走神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的成次，带着一副不自然的奇怪表情揶揄到。

“别卖关子啦，到底是谁呀？”我有些急了，反过身扳着贞子的肩膀使劲摇晃着。

“我去倒杯咖啡来！”贞子没有直接回答我，找了个借口挣脱我的手跑到里屋去了。

“喂，到底是谁？”我追问成次。

“是康夫，你没想到吧？”他圆睁着眼，双肩向上高耸着。我一时怔得讲不出话来。真想不到，连作梦都想不到！可是仔细想想，又觉得有着充分的可能性。过去认为贞子和康夫之所以不能结合，是因为康夫相貌丑陋，个子矮小，皮肤粗黑，再加上拙嘴笨舌，说句实话，哪个年轻女孩，尤其是象贞子那样漂亮的小姐都不会选他作为自己的丈夫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康夫家是个大财主，他又是个独生子，选定康夫为结婚对象，以贞子的人生观来看，也并非没有道理。

贞子端着白茶盘走过来，上面放着三杯咖啡。

“姐姐，怎么样？赞成吗？”她伸着脖子问我。其实即

使我不赞成，甚至坚决反对，对贞子的决定也不会发生任何影响。

“当然赞成喽！康夫是个知道体贴人的人。”

“但他的外表可不够出色”。贞子吐了吐舌头。

“你很喜欢康夫吧！”话一出口，我就意识到问得多余。以其财产为主要目的，从贞子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。

“他把我吸引住了。”

“是康夫先向你求婚的？！”

“是的——但现在有件麻烦事儿，正在拜托姐夫给我想办法。”

原来康夫的父母寺岛重行和艳子夫人早已为儿子物色好了对象，只是还没订婚。那个女子虽不是什么美人儿，可她的家庭和财产却与康夫家很般配。谁知康夫感兴趣的不是那女子，而是贞子。

“那是父母的意思，我没有必要一定服从他们，我一定要跟你结婚。”康夫是这么对贞子说的。但寺岛夫妇是否同意还不知道。所以贞子来托成次转请他的岳母，也就是我和贞子的继母弓子从中撮合。

继母弓子是康夫母亲艳子的堂姐妹，由继母来斡旋此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贞子和继母的关系很紧张，什么事都要托我和继母说，因为她知道我和继母什么事都可以商量。

“露子，能不能拜托继母跟寺岛先生说合一下！”成次说这话时的声调显得有点不高兴，像是有着被贞子缠得无可奈何的苦衷。

虽然我口头上应承下来，可在内心深处却隐伏着对康夫

的内疚和不安。贞子过去的行为并不令人满意，结婚后，谁也不能保证她会立刻变好。可今天的贞子已使出了浑身的解数，以迷住康夫，看来不达到结婚的目的是不肯罢休的。

很显然，贞子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康夫，而只是爱上了康夫的财产。对于康夫来说，只要能把贞子娶到手，至于她是不是处女，结婚后能否成为贤妻良母，都无所谓。

有希望成为寺岛家继承人的妻子，对贞子来说是非常得意的。即使今后的行为可能会受到一些约束，她也仍然希望这桩婚事成功。

“阿贞！”我改变了一下口气。

“我向继母讲是可以的，但继母未必会相信你，肯帮你的忙。”

“这就要靠姐姐说话的艺术了。我绝对会成为康夫最理想的妻子，真的。”

贞子嘴里的“真的”两个字，我不知道听过几十遍了。可到底哪次是真的呢？看着贞子一本正经的表情，和一闪一闪的长睫毛，我暗暗思忖：莫非这次真是真的不成？

“没话说了吧！露子！”成次在冷笑。我敢说，就是成次也会经常被贞子骗倒。

“我看还是你向寺岛先生讲吧，怎么样？”我对成次说。成次比康夫大五岁，是少年时代很要好的朋友。在他读高中时，他的父母亲双双去世了，因为与寺岛家是远亲，当时就搬了过去，直到和我结婚之前，还住在康夫家里。所以由成次去向寺岛夫妇谈这件事，恐怕比我更具有成功的把握。

“由我开口向寺岛夫妇谈贞子的事合适吗？别忘了她可

是我的小姨子呀！”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以贞子所拥有的那一点点可怜的财产，要想成为寺岛家的媳妇是不大容易的，另外，那层特殊的关系也使成次难以启齿。

我有点不自然地向成次表示歉意。

“姐夫、姐姐，就因为康夫家有钱有势你们就变得这样谨小慎微，那么，还是让我凭自己的本事去与康夫结婚，你们等着看吧！”贞子气愤地站了起来。她是个连私奔之类的事都能做出来的女孩子，必要的时候，她会不顾一切。

“阿贞，你等等，我考虑的并不是什么财产问题，而是你过去的行为若被康夫和他父母知道了，怎么办？”我同时向成次示意，让他也帮助劝她。

“就是这个问题，贞子，像你跟B君的事若是让康夫知道了，你看结果会怎样？”

B君是个流行歌手，品行不佳是出了名的，可贞子却跟他交往了很久。

二月十七日

——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真是莫名其妙！

一切都完了，简直太突然了。

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把我的一切幸福都夺去了的凶手究竟是谁？——

大前天贞子回去之后，我跟成次在闲聊。成次当然比妹妹想得更多，他是在考虑康夫的将来。

“跟贞子结合，我想他不会太幸福的。”

“贞子结婚后，也许会稍稍改变一些。”

“能吗？”

“给她一个机会吧！啊！我求求你！”为了贞子，我说服成次和我一起到继母那里去。与一向受继母疼爱的成次一块登门，对于冲淡继母对贞子的不良印象，是非常有利的。

父亲和继母经常夸奖成次：

“人很能干，脑子机灵，办事认真，露子真是嫁了个好丈夫。”父亲知道，夸奖成次我听了会高兴的。可是，有时父亲的夸奖却显得牵强、过分、不着边际。

“可男人太好了你就得格外当心哪！”继母弓子有时也这样跟我开个玩笑。

前天，我跟成次一起来到娘家，请求继母向寺岛夫妇讲讲贞子与康夫的事。没想到继母竟不加思索，满口答应下来。

“真的，贞子的终身大事也该决定了。康夫一定会成为一个理想的丈夫的。”

“只是听说康夫已有了意中人，所以要积极活动才行。”

“这事要由康夫本人来决定，反正也没有正式订婚。我担心的倒是过去对贞子的风言风语会传到寺岛夫妇的耳朵里……。”

“是啊，所以要告诉贞子，今后更得特别注意。”尽管大家的意见是统一的，可在婚事成为事实之前，都为贞子捏一把汗，这种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为了尽早向贞子报告喜讯，我和成次来到贞子的公寓，敲响了贞子的房门。

“××老板，收碗等一下再来。”贞子在房里气喘吁吁地漫应着，我和成次知道是贞子误会了，便会意地笑了起来。

“到底是谁？”

贞子把门拉开了。很不耐烦。

“啊！是姐姐呀！”我急忙上前，想把门关上，好为的是不让成次看到房里的情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成次抢上一步迈进了房门。一个半裸的年轻男子坐在贞子的床铺上……

晚上，贞子跑到我家，我没好气的斥责她：“你到底打算干什么？拚命地嚷着要与康夫结婚，却又干出这种丑事来！”

我不知道那个半裸体的男子是谁，其实，也没有知道的必要。只是贞子的这种行为实在令我气愤。

在我说话的时候，成次一言不发地凝视着贞子。

“我不辩解了，我是要跟他断绝关系的，这是最后一次会面，以后永远不再跟他来往了，真的，我发誓！”

贞子低着头，显出有些悔悟的样子。

“你这样做怎么对康夫交待？我们又怎么好再拜托寺岛先生呢？”

贞子听了，立刻变了脸色。“也好，不论对康夫，还是对他父母，姐姐姐夫可以把看到的事情都告诉他们，并且还可以阻挠我们结婚。但我仍然有信心使康夫成为我的丈夫，走着瞧！”贞子真有点象在吵架，不过输的还是我。

因为她发誓这种事决不会再有第二次，所以我又不得不答应她继续为她效劳。成次嘴撅得老高，不出声。看得出他

在生气。贞子走了以后，我谈起这件事，他依然双眉紧锁，我预感到这件棘手的事只好我一个人去完成了。

昨天一大清早，我就回了娘家，同继母一道去寺岛家。本来，由女方提出结婚请求就未免有点太那个了，偏偏又是男方有钱，女方一贫如洗，这种情形就更令人难以启齿。好在继母并不在乎这些，为贞子做着最大的努力。

寺岛先生和艳子夫人没有立即给我们明确答复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们只是表示：“等听听康夫的意见再说。”

我觉得希望在握，回家后，兴奋地向成次说了这件事。可成次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话，反倒问我：“寺岛先生和太太都好吧！”

“是的，太太还说近来很少看到你的影子，正惦记着你呢。”

“明天我会打电话去的。”

这天正好是星期六，象往常一样，我俩紧紧地拥抱着入睡。那时连作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件事。

今天中午我到村冈家去玩，到晚上才回来。

从前也去过几次，每次都是玩得很久才回来，今天也是经他同意的，只是回来得稍迟了些。大约快近黄昏时我才到家。把成次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家里，总有点不忍心。因为着急，连电梯都等不及就一直跑上了楼。

“我回来了！”我精神头十足的高声喊着，打开了房门。房间里很暗。

“他去哪儿了？”我感到有点奇怪，迅速脱了鞋，扭亮电灯一看，吓得我心脏都要停止跳动了。只见成次倒在椅子下面。桌子上摆着威士忌酒瓶，一个玻璃杯摔在椅子的旁

边。

“成次！”我叫喊着扑到他身上。在这一刹那，我本能地发现他已经死了。

这以后的几个小时是怎样度过的，我已搞不清楚了。只记得来了很多警察，问了好多事情。

父亲、继母、贞子都来了，不知是谁把他们叫来的。另外还有很多人，有些好象很熟，可又不十分清楚，我那时已顾不上这许多了。只有一点很清楚，那就是，成次已经死了，永远都不会复活了。

从此，这个家就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天哪！是谁这么惨忍？杀死了我的成次？

成次的尸体被警察抬走解剖去了，明天午后才能拉回来。父亲和贞子都要在这里陪我过夜，被我拒绝了，我宁愿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回味成次生前的音容笑貌。

二月十九日

成次的丧事办完了，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经过尸体解剖，发现成次胃内有足以致死的氰化物。

虽然威士忌酒瓶、酒杯和其它东西都只留有成次的指纹，但事实证明并不是自杀，因为抽屉里一个装有四、伍千元现金的钱包被人偷走。据警察判断，偷钱包是假象，真正的目的是杀人。再从房门没上锁，没有搏斗的迹象来看，凶手一定是个熟人。那人与成次一起喝着威士忌酒，趁成次不注意时，顺手把毒药放进杯子里。等成次断气之后，再洗净自己酒杯上的指纹。

警察方面，把我列为嫌疑犯名单的第一名，理由是，成次保有一笔不算少的保险金。为了保险金而杀害成次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很纳闷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。其实，成次若能活过来，几百几千倍的保险金我也不稀罕。他们审问我：“听说你丈夫喜欢花天酒地，你们夫妻会不会因此而起争执？”成次贪恋女色，这倒是事实，但那是结婚以前的事了，我敢保证，在我俩结婚以后他就只爱我一个人了。为女人，我从未与成次吵过嘴，即使我吃醋的话，我也万不会杀死我全身心爱着的丈夫呀！何况我当时根本不在现场，这一点村冈先生可以证明，尽管这样会减轻我的杀人嫌疑，但我的痛苦却仍然无法减轻。

我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，只有如此，才能减少我现在的痛苦。

我曾仔细地查看了现场的遗留物，虽然警方人员也曾搜查过，但都未找到重要的线索。应该说办这件事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，因为对于成次生前的生活情况，我比谁都更清楚，无论多么细小的事，我都不会漏掉。

因此，很快就有了收获。

我翻开桌上的几本书，其中一本是日译本的《金瓶梅》。在星期日我要出门时，成次正在读这本书。我拿起这本书打算插进书架，却发现书里面好象夹着什么东西。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发夹。

大概是成次捡到我的发夹用来当书签的吧。可是当我仔细观察这支发夹时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

原来这是一支变了形的发夹，根本不是我平时使用的。《金瓶梅》是成次在星期六才买来的，这支发夹就应该是在

这以后才捡到的，那么，星期日我不在家时，一定有使用这种发夹的女人来过这间屋子。”

——她是谁？

——她就是杀了成次的凶手吗？难道我不在家时，真有个女人跟成次一起喝威士忌酒了不成？

——她到底是谁？我心里一直在搜索着答案。突然在我眼前闪现出一个熟悉的影子。但那绝对不可能，所以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可那个影子的重复出现又否定了我自己的否定。于是我打算马上出去。

一路上，我几次想改变主意，可双脚却下意识地向前移动着。我缓慢地爬上了公寓的楼梯，上前敲响了贞子的房门。

“哟！是姐姐呀，今晚我正想去看你呢，怎么了？脸色那么苍白。”贞子抓着我一同走进房间。

一张大床铺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，我在床边的小椅子上坐下。贞子本来要去冲咖啡，我硬要她坐下来。

“今天你的发型好象与平时不同？”我一边问一边注意观察她的反应。

“是么？其实还不是一样。”贞子慢不经心地答着。

“来让我看看！”我顺手从她头上拔下了一支发夹。

眼前突然一片漆黑，我险些栽倒。怎么与夹在《金瓶梅》里的那支发夹一模一样？在黑暗中，我很快恢复了神智，继续追问着：“成次死的那天，你用谎话欺骗了我。”

贞子转动着一双大大的圆眼睛盯视着我。

“瞒你什么？”她反问。

“星期天我不在家时，你去找过成次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说谎！”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已发现成次以前写过的东西，他说你去过。”

贞子的眼睛好象要裂开了。

“是你在说谎，在我去之前他早已死了。”她这样喊叫着，由于马上意识到话里的漏洞，脸上流露出十分恐怖的表情。

“你还是去过呀！一定是你杀的，你怕成次向康夫说出你的丑恶行为，就把他杀了！”

“不，不是我，我没有杀他，我去时他已经死了。姐姐，请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的，姐姐。”我的思维非常混乱，无法判断她的解释是真是假。如果贞子的话是真的，那么，那支发夹就不是她的。但是以说谎当饭吃的贞子，她的话又怎能让人相信呢？

贞子拚命地为自己辩护着，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，她把什么都抖搂出来了。可是对我来说，她的每一句话都象尖刀一样，深深地刺入了我的心窝。

“我真的没有杀死姐夫的理由，我非常喜欢姐夫，姐夫或许会有谋杀我的意思，我却绝没有杀他的意思。”

我用力地抓住贞子的双肩说：“你说成次有杀你的意思，这是什么用意？”

“因为我要和康夫结婚，他会吃醋。”

“那么，你和——成次——有……”

“请姐姐原谅，一切都象姐姐所说的那样。”这可真是一声霹雳！成次瞒着我搞女人已经够可怕了，而这个女人又是我的亲妹妹！

难怪一提到贞子要与康夫结婚的事，成次总是不答腔呢，原来是为这个！骗子！两个骗子！我愤怒到了极点，全身都在颤抖着。

“姐姐，请你别生气。我固然不对，可姐夫也不应该，是他先引诱我的。”

“住嘴！真不知羞耻！”

“姐姐！实话告诉你，姐夫并不象你想像得那么正派。除我之外，他还交着许多女人。”

“撒谎！”我用力地扇了贞子一个耳光，气愤地跑了出去。

二月二十日

贞子在告诉我与成次发生过关系的同时，还说他交了许多女人。我总觉得她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在故意造谣。

贞子杀死成次的可能性变小了。我只字没提那只发夹的事，因为贞子说，她看到成次时，成次已经死了。但这并非完全排除了贞子的杀人嫌疑。

为了找出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我还要继续努力。

成次生前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，因此，指望从日记里获得线索是不可能的了。那么，从来往的信件里是不是能发现些什么？于是我找出许多信件，一一加以分析研究。留下的信件并不多，发信人大都是丈夫生前的朋友，我也认识。婚前我写给他的所有的信，他都带在身边。我拿出来读着，那缠绵的情意使人感动得直流泪。可惜哪一切都成了梦，悄然逝去的梦。